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文紀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鱗

梁文紀卷十　　明　梅鼎祚　編

周捨　字昇逸汝南安城人齊中書侍郎顒子仕齊太常丞入梁歴太子詹事

袞服議　天監七年詔可　捨天監初以與能名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

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如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

皇太子釋奠議天監八年揩議從之

釋奠仍會旣惟大禮請依東宫元會太子著絳紗褠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

又有司議

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

吏部郎徐勉議

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由作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並隋書

鼎銘

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藝文類聚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歷齊驍騎將軍入梁為尚書左丞天監二年卒

雩祭依明堂議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從之梁

書傳云佟之明習事數齊朝吉凶禮則皆取決焉梁初百度草創依禮定議多所裨益

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

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
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
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大雩龍見而雩
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
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
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
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

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

俟覲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陛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

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
過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
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
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
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
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
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
辦

世祖配明堂議隆昌元年有司奏祭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

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章于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何佟之又議時以佟之為允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

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毁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毁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髙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髙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髙宗竝世祖而泛配以

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
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

國子博士王摛議

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
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
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
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

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耶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搞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

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于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賔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㦯故祖宗並配

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議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上從之

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二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

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參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王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

社稷向位議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儀曹稱治禮學士議難佟之又申其議治禮又難凡三往復至建武二年佟之議乃行

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

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
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
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
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
向立東為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今
若欲尊崇正可名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耶臘祀太
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

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来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鄗上頽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

遠並不同仍舊不改

佟之又議

来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耶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耶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

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鼔于社杜預曰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

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
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
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
宮南自當加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
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
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
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

南北郊用牲奏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劉繪議駁佟之又議參議為允從

之

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隂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隂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隂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

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来并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

劉繪議

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

又議

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

朝日夕月議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從之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

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

之日伶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

頒令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可出東郊令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

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耶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

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
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
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
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
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
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
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
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

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為侵官伏追慙震

亥日籍田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祭議奏用佟之丁亥詔可　本傳云佟之少習三禮太尉王儉為時儒宗推相推重

兼太學博士劉蔓議

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

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太常丞何諲之議

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尋鄭玄以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助教周文山議

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議

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

其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殿中郎顧暠之議

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証漢世躬籍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

本具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黄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

舊用丑實兼有據

遏密朝會作樂議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何佟之議從之

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胥堯及放勛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

世祖祥忌禫日議 建武二年有司以世祖文皇帝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

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二學八座丞郎等祠部郎何佟之議詔可

博士陶韶議

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

太常丞李撝議

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慼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

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故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吊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一如常儀

太常丞領國子助教謝墨濟議

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緣于性令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

聖上馭寓吏奉天眷祇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

何佟之議

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世祖方今聖歷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宫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

啓蟄郊議 天監三年左丞吴操之啓稱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自是冬至謂之祭天啓蟄名為祈穀 以下六條議郊祀明堂

令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説自晉太始二年幷圜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

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為二祭

郊祼議佟之議啟從之

粢盛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冪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尚質謂宜革變

博士明山賓議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祼耳郊不應祼

郊祀器席議有司以為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佟之等議自是從有

司議燒埋之

案禮祭器弊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非典帝曰薦籍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敝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

又議天監四年

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欑題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

又議

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

祫祭及功臣議（天監三年佟之議詔從之　以下七條議廟祀喪禮）

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

廟祀斷哭議（三年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為乖禮佟之議詔報）

案禮國門在皐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

武帝詔報

六門之内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

省牲議 四年奏可

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

碑後代有冒晴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厨烹牲謂宜依舊

又議

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瓉祼地違謬若斯又近代

人君不復躬行祼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祼獻乃後迎牲

武帝報

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祼將安設

祼禮議

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

武帝報

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

又議奏未報而佟之卒

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記無文宜依禮革

臨川王母墓被發議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獻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諮禮官佟之議武帝以為得體

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槨可依新宫火處三日哭假而已

公卿以下祭服議 天監二年依議

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令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令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

樂歌奏隋志云梁初北中郎司馬何佟之奏

按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為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為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

周捨議

禮王出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

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别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為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並隋書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齊徵君僧紹子仕齊廣陽令入梁歷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終攝北兗州事

二郊同日議 梁臺建山賓為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天監五年稠詔更詳議並依之

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

又議

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

降祚臣下不敢同也

迎氣服大裘議（天監八年從之）

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

廟祀樽彝議

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

罇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彛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彛春祠夏礿祼用雞彛鳥彛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彛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彛秋冬牛彛庶禮物備也

武帝報

又議

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

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為鳥彝春夏兼用

郊廟禮牲議 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讚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帝惟以太祝讚牲為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以傷犧吏執紖即事成畢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

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為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為輕末且

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

貴嬪母喪議

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書並隋

薦朱异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异時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薦之

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

陸瑋

天地祭一獻議

天監七年武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等議從之

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隋書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塘人遍治五經頗明禮易歷遷中領軍以勤納侯景至亂慙憤卒

祀四望議天監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儀曹郎朱异明山賓徐勉議不決至十六年北郊八座奏省四望松浙五湖等座

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目豈容局于星海拘于海瀆請命司天有闕水旱

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

明山賓議

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

徐勉議

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非

郊服大裘議（宋齊郊祀帝皆衮冕天監初始造大裘明堂儀注猶云衮冕异議改）

服大裘

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

明堂用瓦樽議

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

郊獻議

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為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歳之功實為顯著非如昊天義絶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葅粳稻黍梁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

五帝祀先青帝議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昇議又諸

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議帝並從之

明堂器用議

明堂籩豆等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

明堂停灌授俎議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酃終醁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

明堂祀用特牛議

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

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

雩祭燔柴議武帝謂以火祈水於理為乖异議傳從坎瘞典

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

廟祀羮鉶議之從

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羮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羮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乖請加熬油蓴羮一鉶

封陽侯服議天監十四年舁為舍人議可之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

并隋書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齊史部尚書昌㝢子尚齊主拜駙馬都尉入梁歷太子詹事

寧國臨城公入學議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

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敬容等議制可

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為參點並事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隋書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一字士續歷太子左衛率侯景亂侍簡文在幽卒

臨城公夫人覿見議夫人即簡文妃任女舊禮婦見舅姑衆賓列覿引春秋夫人姜氏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簡文時為太子以問中庶子徐摛摛議從之

儀禮云質明賛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梁書

太子令

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

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酏醴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隋書

司馬筠　字貞素河內溫人晉譙王承後博通三禮齊起家奉朝請歷梁尚書左丞始興內史

皇子慈母服議　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不許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高祖下制捨又議上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尚書祠部郎司馬筠議高祖以為不然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　梁書司馬筠傳

周捨議

賀彦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内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令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

武帝制

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周捨又議

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盖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毁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

司馬筠皇子慈母服議

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

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
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
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
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
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
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
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
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

武帝又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其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

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

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迎氣祭不用牲議　梁制用特牛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議從之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為鷹罻羅方設仲春之月祀

不用牲止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

尚書祭服議 天監九年司馬褧等參議從之

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齋祭不容同在於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皁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

尚書祭廟祀跣韈議天監十一年詔可附

按禮跣韈事由燕坐屨不宜陳尊者之側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絶恒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隋書

司馬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仕齊王府行參軍入梁歷晉安王長史

議貴嬪母服牒天監五年褧為祠部郎司馬議從之褧傳父業專精三禮所議多行

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謂宜準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

葬而除 隋書

東宮宴會奏樂議 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褧議

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具事重宣依禮會奏金石軒縣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 杜氏通典

賀瑒 字國寶會稽山陰人歷金紫光祿大夫

駁大功冠嫁議 瑒初為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尚書左丞時皇太子議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駁之遂從琛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

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除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

自冠是琛之所感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

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葢緣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嫡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

語小功則不得兼于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啟陳四事奏 琛普通中遷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蓄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飡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于後非

謂諆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藁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

其一事

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户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

於闗外賦税葢儆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唯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積理深為民害羸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懐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

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于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𪋤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

列有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歲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摶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

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獘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

其三事

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

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説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僥倖之患矣

其四事

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令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㣲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令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郎肆應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

令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傅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名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

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
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
荐起民力彫流令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
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
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
知不及矣

武帝敕責賀琛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

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若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鐏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内省責躬

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貪残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残並何姓名廣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

渴廉平掣肘實為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澈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

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產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肴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吏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

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燃蜂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媿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傭借以成其事

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

諸功德或以鄉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

暴于天下不得曲辭辯論鄉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

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

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

有司振其霜豪鄉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傅翼增

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

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

蔣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有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
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令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
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傅翼卿
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
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
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
年至于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

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覩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令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

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令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飧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専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専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郡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

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名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静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事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斂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强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内省惟無

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内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書　並梁

賀瑒守德璉會稽山陰人少傳禮業歷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

東宮宴會奏樂議　天監中掌賔禮賀瑒議制曰宜

按禮賔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宫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宫人始入便應奏樂

東宮備二舞議　瑒又議上宫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宫儀注既不奏

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闕制曰學者令止充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瑒又議上制從之

按禮記云天子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並杜氏通典

又議制曰宜同

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未審東宮元會同不

王僧崇

三公祭服議

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胷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是周禮但鄭玄云蜼蝪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是畫師加葩蘤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

武帝荅

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隋書

祖暅

論歷奏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歷天監三年詔定歷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

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黄帝至今十二代歷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為正歷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

又奏詔使太史令校候新舊二歷以為新密舊疎晅又奏

史官令所用何承天歷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歷對課疎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効並已月别啓聞夫七曜運

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書並隋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仕博士為後梁都官尚書歷散騎常侍朝周卒

鍾律議重大同三年除五經博士議鍾律乃依淮南用京房術得三百六十律詳隋書

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朞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隋書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

歷拜太子中庶子

封禪議

懋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因集文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高祖納之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

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于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絶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謂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黄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黄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于身者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黄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黄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絶父

汲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父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父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

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

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

好名於上臣阿旨于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

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圜丘方澤者總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廵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

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繫辭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

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答雩祭燔柴議 敕問凡求隂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

愬答從之

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謂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

此又是不用柴之証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瘗以符周宣雲漢之說 梁書

虞皭

奏彈伏暅 暅與何遠為郡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遷階而已多託疾居家尋求假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自表解職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皭奏有詔勿治

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覲之誅宜

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内史伏晅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貸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晅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念致虧士風可豫章内

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㥛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㥛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兹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㥛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㥛即主

臣謹按豫章内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戾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黿組豈殊縲緤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

明堂尺度議　朱异初承制議明堂未定天監十二年𤅒為太常丞引周禮議制可

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

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

虞僧虬

論景慈證母罪啓 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諂流于交州

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罪景慈宜

加罪辟書隋

梁文紀卷十